



老烟斗
OLD PIPE

典藏艺术理论系列丛书
FINE COLLECTION ART THEORY SERIES

DELACROIX'S ESSAYS ON
ART AND ARTISTS
德拉克罗瓦论美术和美术家



平野译

辽宁美术出版社



老烟斗
OLD PIPE

典藏艺术理论系列丛书
FINE COLLECTION ART THEORY SERIES



DELACROIX'S ESSAYS ON
ART AND ARTISTS

德拉克罗瓦论美术和美术家



平野译

辽宁美术出版社

dct85/02

老烟斗·典藏艺术理论系列丛书

策 划: 范文南

主 编: 范文南

副主编: 洪小冬 李 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拉克罗瓦论美术和美术家/(法)德拉克罗瓦
著;平野译.——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14.12

(老烟斗·典藏艺术理论系列丛书)

ISBN 978-7-5314-6482-2

I. ①德… II. ①德… ②平… III. ①美术理论—
研究 IV. ①J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0167号

出 版 者: 辽宁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29号 邮编: 110001

印 刷 者: 沈阳市博益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辽宁美术出版社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50千字

出版时间: 2014年12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范文南 洪小冬 李 彤 光 辉

装帧设计: 范文南 洪小冬 李 彤 光 辉

责任校对: 李 昂

ISBN 978-7-5314-6482-2

定 价: 85.00元

邮购部电话: 024-83833008

E-mail: lnmscbs@163.com

<http://www.lnmscbs.com>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出版部电话: 024-23835227

目 录

前言	001
艺术评论	
艺术评论	017
托马斯·劳伦斯	022
拉斐尔	027
米开朗基罗	039
蒲热	070
普吕东	087
格罗	112
论素描教学	140
普桑	149
论美	185
美的多样性	195
夏勒	208
德拉克罗瓦生前不曾公布的资料	
写实主义和理想主义	221
古代艺术与现代艺术	229
论绘画	233
文学家和文学	239
纪念拜伦爵士(第三卷)	
论鲁本斯和布阿洛	246
摩洛哥犹太人的婚礼	250
关于作品的展览	252
关于美术辞典的计划	254
附图	259

前言

我并不以为，老天爷只让希腊人创作应该为我们北方人所喜爱的作品。这没有什么关系！最糟糕的是，眼睛不想看，耳朵不想听，脑子不想了解，而以此为满足！这种享受上的无能，是与创造伟大的东西的无能相符合的！

只有具有卓越智慧的人，才会喜爱各种类型的完美；根据有学问的人的意见，在各种类型的完美之间，存在着无底的深渊。

德拉克罗瓦《论美》

当人们看着欧仁·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 1798—1863）的绘画作品的时候，他那种不可遏止的创造性，他那种充满感情的想象力，他那种体现天才的、专心致志的精神，能够与少有的沉着及耐心同时并存，他尽量以容易为人感受的热情作画；他对自己所走的每一步，对每一个冲动，对他所画的每一笔道，都是心中有数。同一只手，一面受在《萨尔达纳帕尔之死》、《1830年7月28日》《十字军战士》诸画中所显示出来的、爆发的激情的控制，同时受严格的思想规律的控制，严谨对待每一个细微末节。他熟悉往往与自己的才能的特点相反的、其他画家的创作奥秘。

但是，他的以强烈的戏剧性，而非常接近米开朗基罗、鲁本斯、哥雅的绘画作品，和他的以确切、简练的、符合时代思想的文学与艺术评论文章，明显地接近司汤达的散文，两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它的规律性，受德拉克罗瓦的天才的普遍的与独特的和谐所支配。当德拉克罗瓦画《十字军战士》的时候，他富有诗意地感受了可怕的、跟历史过程相反的思想。他在自己的日记里，进行了极其细致的、严格的、逻辑的研究，对艺术中的现实的诗意的奥秘，进行最细腻的分析。

正因为如此，所以德拉克罗瓦的才能的真正规模，只有在如下的情况下才能够理解：即把他看做画家、作家、评论家、理论家、美术史家的创作的总和的时候。

作为画家德拉克罗瓦的遗产，是非常丰富的。他遗留下几乎近万件作品，其中约有一千幅油画，七千幅素描，五百多幅色粉笔画与水彩画，几套石版组画，六大套壁画^①。作为作家的德拉克罗瓦的遗产，也是了不起的^②。他的文学遗产中，首先是大量的记事，他从1822年9月3日到1863年6月22日开始记事，四十多年中不曾长时间地中断过，这些记事最终构成卷帙浩瀚的三册著名的德拉克罗瓦《日记》^③。德拉克罗瓦的书信，最早由菲利浦·布尔蒂集成一册出版^④，后来又出了两本^⑤，最后，收集齐全编成五大卷^⑥。

凭这些材料，就足够光荣地确定：德拉克罗瓦是著述艺术问题的、最有独创性的作家之一。他的《日记》就论述范围的广泛与透辟而言，可以与达·芬奇、丢勒、鲁本斯、普桑、克拉姆斯柯依那样的画家兼思想家的文字遗产相媲美；但是，德拉克罗瓦并不把自己只限于对自己自白和在他的朋友面前的自白。他特别重视将他的思想与印象，在不以严格的逻辑连贯性联系起来的《日记》中，自由表现的能力。他完全理解，每一个想把自己的思想分给广大读者，并且创作出某种比散文式的零篇文章更加详尽与完整的人，所担负的那些严重的责任。他在《日记》中，不止一次地倾诉这种困难。他那些话，是对波

①1843年在圣萨克列曼的圣德尼教堂所作的哀悼基督题材的唯一壁画除外。参阅罗波的《欧仁·德拉克罗瓦全集。油画、素描、铜版画、石版画》(A. Robaut. L'oeuvre complet d'Eugène Delacroix, peintures, gravures, lithographies. Paris, 1885)。

②参阅杜尔纳的：《欧仁·德拉克罗瓦在他的同时代人，他的著作。他的传记，他的评论的前面》(M. Tourneux. Eugène Delacroix devant ses contemporains, ses écrits, ses biographes, ses critiques. Paris, 1886)。

③在19世纪中叶，保尔·弗拉与雷奈·皮奥出版了德拉克罗瓦《日记》的第一个版本(Journal de Eugène Delacroix. Paris, 1893—1895, 三卷本)。新的增订本《日记》，是安德烈·茹本编的。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由普仑书店(Librairie Plon)出版。俄文版的德拉克罗

特莱尔说的：

“钢笔——不是我的工具。我感到，思想是正确的；但是，必须保持条理。它强迫我去服从它，真是要了我的命。你相信吗，写作的需要，使我害了偏头痛^⑦。”

对他说来，这种需要，毕竟是存在的。写文章，是德拉克罗瓦的天才所必需的；他总是要确切地说出自己创作的目的与方法——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这一点；但是，另外还有外部的原因。他需要保护自己，自己的艺术，自己的艺术倾向；反对官方评论家的不公平和明目张胆的诽谤。他必须亲自发动进攻，为浪漫派开辟道路，扫除学院派的清规戒律。他要使同时代人确信，真正的艺术，不受任何约束，不在发展中停顿下来；确信艺术的形式、方法与思想，是始终在变动的；艺术的可能性，正像大自然与人的才能一样，是取之不尽的。

这种思想，在德拉克罗瓦最早发表的文章中（1829年5月在《巴黎评论》杂志上刊载的《艺术评论》一文）就已经表达出来。司汤达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在他的《意大利绘画史》（1817）与《莱辛与莎士比亚》（1822）中讲过这种思想；维克多·雨果在他所写的《克伦威尔》（1827）一书的著名的序文中，就已经宣布过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几乎是进步的浪漫派画家及作家，投向19世纪10到20年代法国学院派艺术的畸形建筑物的中心的炸药的重要部分。现在这种思想不但由作家，而且由画家，第一次公开表达出来；同时，这个画家早在1824年沙龙展览的时候，就遭到学院派评论家的集中火力的攻击。

瓦《日记》的缩编本。第一次在1950年出版。

④ 《欧仁·德拉克罗瓦书信集》（Lettres de Eugène Delacroix (1815 à 1863) .recueillies et publiées par M.Philippe Burty, avec facsimilés de lettres.A.Quantine, 1880）。

⑤ 《欧仁·德拉克罗瓦书信集》（Lettres de Eugène Delacroix érecueillie, et publiées par M.Phillip Burty.Nouvelle édition.revueet augmentée.G.Charpentier, 1880）。

⑥ 《欧仁·德拉克罗瓦书信集》（Correspondance générale d'Eugène Delacroix.puiliée par Andre Joubin, Paris, 1935—1938）。德拉克罗瓦书信，没有译成俄文。

⑦ 《艺术大师论艺术》1936年俄文版第385页。

大家都知道，德拉克罗瓦在1824年展出了油画《希奥岛的屠杀》，这幅画与以前的《但丁的渡舟》（1822）不一样，受到了强烈的敌视。以前对德拉克罗瓦表示过好意的安端·格罗（复辟时期学院派的首领）称《希奥岛的屠杀》为“绘画的屠杀”；而著名的评论家德勒克留什（学院派古典主义的辩护人，认为必须模仿古希腊罗马的作品，“除此以外，别无出路”）说过一句轰动一时的话，认为德拉克罗瓦的画，是用“醉汉手中的扫把”画成的；他的画没有趣味，没有适度的感情与素描的能力，甚至连目光锐利的司汤达，也看不透德拉克罗瓦在《希奥岛的屠杀》中所宣布的原则的真正的意义；司汤达在画中看不到这位画家的幻想，因为德拉克罗瓦认为，一个画家应该表现现代化最伟大的戏剧，表现“人的心所能达到的”深处。在1827年沙龙中展出的《萨尔达纳帕尔之死》这幅画，引起舆论更加强烈的憎恨。正如著名的法国艺术史家列昂·罗森达尔所公正地指出的^⑧，如果说，19世纪20年代的浪漫派画家，完全信赖自己艺术的力量，而不关心在报刊上捍卫自己的权利的话，那么，恰巧相反，学院派代表人物的创作，在新倾向的人物的面前显得无力的时候，对他们斗争的重心，便转移到笔战方面去了。可以说，他们的画的雄辩性愈少，他们嘴上的“热情”便愈高；他们不论在对年轻的浪漫派的责难上，或者在寻找使他们无论在展览会上，或者在报刊上，都不得发言的方法上，便愈有办法。

《环球》杂志在1824年起来捍卫浪漫派，不到两年之后，就改变了态度。1829年创办的《巴黎评论》杂志的出版者，对这位年轻艺术家的探索，抱着友好的态度。这些青年苦于他们的主张得不到介绍，于是，他们马上对学院派评论家的一切攻击、诽谤与荒唐的言论进行回击。德拉克罗瓦出色地利用了这个机会。

⑧ 罗森达尔：《浪漫派绘画》（L.Rosenthal.La peinture romantique, essai sur l'évolution de la peinture Française, de 1815 à 1830, Paris, s.a.）。

⑨ 《巴黎评论》（Revue de Paris），1924年第四期。

与其说他是为了捍卫自己，不如说是主动地向敌人进行攻击。他超越他们，而直接面向舆论。他嘲笑他的反对者。大家都明白，在法国，嘲笑起着多么致命的作用。他的论文《艺术评论》，是充满讥讽的、地地道道的讨伐檄文。这篇文章，反对经院哲学家、教条主义者的抽象的“美的理想”与阉割了的传统，捆着手足，傲慢地命令艺术，反对以“美的理想”的教条，来“订正”自然；他们根本无能力超出死背的公式与人所共知的真理的框框。德拉克罗瓦的文章，尤其具有歼灭性——这是由于他的文章中，贯穿着对学院派墨守成规者的轻蔑的独特精神，学院派无视艺术中一切真正新的、有生气的东西，因此完全丧失了率真地、不抱成见地对待艺术生活现实的态度。他们的自高自大，既可笑又可怜；他们的野心，是要控制艺术生活，强迫艺术生活接受自己的意志，以自己的“永恒不变的”规则来发号施令；其实，艺术的最基本的规律恰好是它在发展中不停止，始终在改变自己的内容与形式。现实的艺术生活驳倒了学究式的评论家、墨守成规的评论家。他们把自己处于实在可笑的恐怖状况之中，把每一项那样的演变，看成是灾难，是对“美的与崇高的艺术”的存在本身的威胁。

德拉克罗瓦以下列这段话，来结束他的文章：“真正的美的历史，尤其是美的演变的历史，是一个重要的空白（在现代的艺术评论中——作者注），我们将来要把它填补起来。那时候，我们将要见到这种永恒不变的与令人崇敬的理想，以无尽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德拉克罗瓦确定自己毕生从事艺术评论与艺术史方面的活动。他在那一年，发表了论托马斯·劳伦斯的作品《教皇庇护七世肖像》的文章中，指出现代英国绘画的成就；英国绘画的原则与法国学院派后期古典主义所信奉的原则完全相反^⑩。一年之后，出现了论拉斐尔^⑪与

⑩ 同上，1930年第十一期。

⑪ 同上。1930年第十五期与第十六期，当法国画家加仑所画的米开朗基罗著名的壁画摹本，在巴黎展览的时候，德拉克罗瓦写了一篇《论末日审判》短文，对七年前所写的论米开朗基罗的文章作了补充（《两个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Mondes，1837年8月1日）。

米开朗基罗^⑫的总标题《著名美术家的经验》的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之后，连着发表了论蒲热^⑬、普吕东^⑭、格罗^⑮、普桑^⑯的短文；最后，在德拉克罗瓦逝世之前一年，发表了论夏勒的文章^⑰。

现在，我们当然可以反驳德拉克罗瓦对同时代艺术所作的某些评价（如普吕东，尤其是格罗与劳伦斯），可以惊疑他没有对当时的一些杰作发表意见（如泰奥多·席里柯与约翰·康斯太勃这样的画家——他们对他，以及对全欧洲艺术的影响，更加无比的重要）；可以追随埃利·富尔^⑱，责备德拉克罗瓦没有写提香与委罗奈斯、鲁本斯与伦勃朗（他只在他的《日记》的辉煌的篇页中，提到伦勃朗）；最后，还可以肯定，他所写的有关过去伟大的美术家的短文，并不完全是当时艺术学上的创见（无论如何，他所写的关于米开朗基罗的文章，不论从他所掌握的事实材料的多少来看，或者从评论的深度上来看，都远逊于司汤达的《意大利绘画史》中相应的文章）；但是，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不能不羡慕德拉克罗瓦在真正的优美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不管什么体裁与倾向，看出这种美质的力量。我们不能不佩服他对普桑的精辟见解。普桑的古典主义体裁，看来似乎与德拉克罗瓦本人所为的一切，相去甚远。对这样一个有着那么广泛的艺术观点的人，我们不能不表示极大的尊敬。他能够包含拉斐尔的作品审美快感，完美的高尚，最纯粹的诗意；米开朗基罗的雷霆万钧的热情；蒲热的雕像中那种有时近乎粗鲁的夸张；普吕东的忧郁的、暧昧的、有时

⑫ 早在1843年的时候。在第十一期《美术》杂志（Les Beaux-Arts）发表了德拉克罗瓦写给居尔梅尔论蒲热的雕刻群像《英仙座与仙女座》的信，于1845年的时候。在《法国普吕塔克》（Plutarque français）第四期上发表了内容丰富的文章《蒲热》。

⑬ 《两个世界评论》1846年11月1日。

⑭ 《两个世界评论》1848年9月1日。

⑮ 《世界报》（Moniteur Universel）1853年6月26、29、30日。

⑯ 《两个世界评论》1862年7月1日。

⑰ 为《欧仁·德拉克罗瓦的文字著作》（Eugène Delacroix, Oeuvres littéraires, 1, Paris, 1923）一书所写的序文。

是伤感的幽雅；夏勒的民间的、逗开心的俚语，健康的、虽然有些肤浅的幽默。除了这一点以外，再加上德拉克罗瓦不仅一再称赞大卫为18到19世纪法国古典派绘画奠基者，而且他也给他的同时代人，他的原则上的敌手安格尔，以奠基者应得之份，那么，他的意见的严格客观的程度，就非常明显了。

所有这些过去的与现在的著名美术家的记载，至少可以从记事的艺术史的观点，来加以理解。从德拉克罗瓦看来，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首先包含着精神的榜样的价值，美术家忠实于自己的艺术，忠实于自己的理想与自己的道路的榜样的价值。“没有比伟大人物的历史，更加可以值得借鉴的了；他们长期地、迫不得已地与嫉妒及不学无术进行斗争，用比许多平庸的美术家所付出的、多得多的劳动，力争社会的承认……”但是，这种美术家是不幸的，他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表现出动摇、无力，依赖学校的传统，或者为时兴的艺术风格与轻易成功的理想所诱惑。这种错误，付出了使他的天才毁灭的代价，例如安端·格罗的情况便是这样。经常启示德拉克罗瓦的，不仅是天才的严肃的权利，而且是在艺术面前、在历史面前、在他的同时代人的面前以及在他自己面前的天才的严肃的责任感。

在19世纪50年代德拉克罗瓦终于认为可能以他自己的著作做出若干总结探究“美的历史，尤其是美的演变的历史”。当时写了《论美》^⑮与《美的多样性》^⑯也写了那时大概还是片断的《论过去的与现代的艺术》，这些文章无疑是他的文学遗产（他在美术理论与美术史方面值得尊敬的成就）中最动人的部分^⑰。

^⑮ 《两个世界评论》1854年7月15日。埃利·富尔将这篇文章的初稿发表在《欧仁·德拉克罗瓦的文字著作》这本书里。

^⑯ 同上，1857年6月15日。

^⑰ 除此以外，德拉克罗瓦评论女画家伊利莎白·卡芙的书《不用教员学画》（以《论素描教学》的标题。发表在1850年9月15日《两个世界评论》上）的文章，也是前面所指的这个时期写的。德拉克罗瓦后来重新提起这篇送到教育部鉴定委员会的文章。1862年5月11日，德拉克罗瓦关于卡芙所拟订的教学方法的报告，发表在《艺术年鉴》（Cronique des Arts）上。这篇报告，作为附录，收在富尔编的《欧仁·德拉克罗瓦的文字著作》中。

一般的革命浪漫主义的美学，与德拉克罗瓦的美学基础本身，尤其是关于艺术的规律性，与艺术必须经常演变的思想，在这时得到辉煌的发展；并且以充分的理由表明，艺术与产生它的民族的及时间的环境，有密切的联系；与历史的进步，与各个国家及各个时代的人的社会生活本身的演变，人的思想，人的风俗习惯，人对自然及社会的态度，有密切的联系。如果说，在德拉克罗瓦之前，艺术的进步主要是与杰出的个人——天才的出现有联系；这种天才，超越一般通行的框框，似乎只是凭他自己灵感的力量与顽强精神，把他推向新的交合点，他本身则被后来的杰出的美术家所推倒，周围的历史环境，不仅对杰出的美术家本身，显示出决定性的影响，而且甚至在极大的程度上，限制着杰出的美术家所显出的才能本身。他在谈论到被罗马征服以后的希腊艺术的衰落的时候，写道：“很难设想，菲狄亚斯与阿贝列斯能够生活在可怕的暴虐的帝国制度之下；在那种制度下；已经出现了普遍腐朽的现象，出现了艺术宁愿迎合卑鄙的行为。告密者与犯罪者的王国，不可能是美的王国，更不可能是真的王国……”

“风俗习惯的影响，比气候的影响更加重要。雅典的天空仍然与从前的一样，但是，在同样的天空之下，已经不再产生德莫斯芬，也不再产生普拉克西特列斯^①。”

但是，艺术的发展，并不以无尽自我重复的形式进行，替换着发生的衰落的时期，是由不顺利的历史条件所引起的；在衰落期以后，艺术重新公然地恢复，永远不会改变的、古典的、不可动摇的美的标准。每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每一个新的杰出的美术家，在这一领域中发现，某种古时候所不知道的东西。

①泰奥多·席里柯早在19世纪20年代初叶，就在他的一篇没有完成的文章《论艺术在法国的情况》中，表示了完全相类似的思想。席里柯在他与艺术在各国繁荣的地理的、气候的理论的捍卫者争论的时候，写道：“当这些国家的强盛与富裕消失以后，天才也就消失了。在最温和的气候与自由一起消失的时候，由它而产生的天才，也随之消失。古代希腊的幸福的光荣，不能在可耻的奴隶制度的土壤上发芽。”

西，某种加入美的宝库里去的、新的、独创一格的东西。由此可见，艺术的演变，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与合乎规律的，而且只有依靠这种演变，才能够出现那样丰富的、珍贵的、完美的作品——这些作品，贯穿着德拉克罗瓦所熟悉的整部美术史，从那时候才由波特发现的，古代埃及的亚述文明，到拉斐尔与古戎，鲁本斯与普桑，哥雅与康斯太勃。这些艺术现象中的每一样，都是不重复的，每一样都能够让人得到一样所不能给的东西；所以，提出关于美的等级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存在各种不同程度的美，只存在着引起美感的各种不同的能力”，因为一切真正的艺术现象，都是平等的。

德拉克罗瓦也坚决主张，新的艺术的美，不只是由于描绘对象的改变而产生的，不只是艺术的题材与外表的、附加的东西的改变的结果。在他看来，19世纪法国学院派，以古代希腊罗马的英雄，替换中世纪帝王，后来甚至替换现代官场的，或者日常生活的题材；同时，不论在原则上，或者在方法上，或者在创作活动的体裁的形式上，都没有丝毫改变，甚至相反——老是强调艺术的唯一合法的演变，只是改变服装，而并不是艺术的本质的改变。德拉克罗瓦深信，由现实本身的发展所造成的艺术的演变，不可能限于体裁不变的情况下的题材的改变，而具有远为深刻的原则性。真正的现代艺术，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是新的。新的感受与旧的形式，是合不到一起的。新的感受只有出现在它自己的，从它的基础上有机地成长起来的形式中，而不是借用旧形式的时候，才能够获得完备的意义。

“没有什么事比热衷于古代的残余，更加可怕的了。这种热衷，妨碍了许多美术家，他们只能重复与当代风俗习惯没有任何联系的、已经枯竭了的艺术形式”。

未必有谁，比德拉克罗瓦更加善于评价所有那些美术史上积累的珍宝。难怪德拉克罗瓦用伊利沙白·卡芙论文中摘引出来的话，作为他对她的书所作的评价，此话可能是经他自己精心挑选出来的。

“要研究这些伟大的天才的不同之点，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站在第一位，其

他人站在第二位；但是他们全都创造出很好的作品，每个人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因此我劝大家不要有片面性。许多艺术家的失败，仅仅由于他们只接受某一种画法，而指责所有其他的画法。必须研究一切画法，而且要不偏不倚地研究；只有这样，你才能保持自己的独创性，因为你将不会只跟某一个艺术家跑。应该做一切人的学生，而同时才能不是任何人的学生；应该把一切学到的功课，化为自己的财富。

同时，对他说来，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即艺术发展的每一个新阶段，意味着一切过去积累起来的艺术珍品的重新估价，思想与形式的新的选择，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新的合成，新的完美的样式。

正如每一个时代的“个性”产生不重复的、独特的、美的形式一样，也恰巧在那种时候才能够发生，即当我们从那些一般的概念，过渡到理解个别杰出的艺术家在艺术发展中的作用的时候。

“一切伟大的画家，都按照自己的爱好，来运用素描与色彩，这便使他们的创作具有那种更加高的素质；一切绘画学校都闭口不提这一点，而且他们也不可能教人学会表现形与色的诗意……”德拉克罗瓦接着说：“天性赋予每一个天才以某种护符。我把它拿来与千百种贵金属构成的合金相比。这种合金，按照包含在其中的，各种金属成分的不同比例，发出迷人的或者可怕的响声。”正因为这样，所以一定要善于对那些比例中的每一种金属的优点，进行评价，而不要用抽象的艺术表现的正确与完美的统一尺寸，去限制它们。所以，正如德拉克罗瓦所说的，“应该在美术家想要表现的那里去发现美”。

从这一点看来，不论是对于学院派把艺术题材、风格分成等级的学说，还是一般地对艺术使命的任何条条框框，德拉克罗瓦的厌恶态度，则可以理解了。德拉克罗瓦不仅否定了19世纪初期法留学院派所信奉的古典主义的学说，而且否定了他们的模仿古希腊罗马，以符合那种“美的理想”，来选择描绘的对象与修正自然的信条；他们的标准，就是那些古希腊罗马的作品，而后来则是（对安格尔的追随者说来）拉斐尔的艺术。他同样也不愿意自己被称为浪漫

派，因为这种画派很快就表现出，要把艺术创作原则与方法，汇集成不可改变的法典的倾向。德拉克罗瓦始终认为，真正的艺术，是有宽广的使命与活动范围的艺术；它要求美术家尽一切力量，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方法，而不仅这样或那样的，被某一个画派限制住。因此，他怀着那样的热情写到拉斐尔有“灵活性去利用他以前的画家们的创造成果”，有“胆量去探索新的道路，以及扩展艺术的范围”，他“几乎肯定要超越，与他的同时代人中的天才的这些界限”。

对德拉克罗瓦说来，只存在三种艺术的确定不移的法则：忠实于自然，忠实于自己的时代，与忠实于每一种艺术样式的所独有的特点。他批评古典主义竭力把绘画引上雕塑的道路，而巴洛克艺术，则是想把雕塑变成立体的绘画。德拉克罗瓦批评绘画与文学竞争，绘画侵入文学的领域，模仿文学的手法，以便最后导向平铺直叙，累赘的细节描写，以及不符合绘画的能力的，强求“表现思想的一切阴谋诡计”。

德拉克罗瓦写道：“绘画让我们得到的满足，是与我们从文学作品中得到的满足是不一样的。”

“绘画引起完全特殊的感情，那是任何其他艺术不可能引起的。这种印象，是由色彩的一定的安排，光与形的变化，总之一句话，是那种可以称之为绘画的音乐的东西……”德拉克罗瓦在另一个地方写道：“绘画是一种不多叙述的艺术，我以为这一点，正是它的很大的优点。”

德拉克罗瓦在他的论文中，在《日记》中，以及在没有归入《日记》的零篇文章中所涉及的那些问题中，最复杂的，是关于他对现实主义的态度问题。附带说明一下，如果以为德拉克罗瓦对现实主义，对作为一切先进艺术永远具有的性质；作为承认自然、现实优先于艺术与美术家的现实主义，抱着否定的主张，那就错了。德拉克罗瓦所写的与所说的一切，正如他作为一个画家，在他的创作中的艺术所负的一切责任一样，使我们相信，情况恰好相反。德拉克罗瓦的意见，是对完全特定的时代的现实主义——19世纪中叶法国现实主义（按我国现在流行的概念理解，应指“自然主义”——译注）的意见；但是，

我们在这里应该考虑到，虽然德拉克罗瓦并没有了解库尔贝的艺术的真正意义，可是在他那些论述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问题的文章中，他所反对的，并不是具有伟大的气概，与对现实有着深刻感受的美术家的库尔贝，而只是反对某些在所表达的意义上，严格限制着的“字面上的写实主义”（德拉克罗瓦这样称呼它）的捍卫者。

德拉克罗瓦不断地强调把现实变成艺术形象的构思的意义，构图的意义，及由直接提供的印象，进一步加以提炼的必要性。他同时也不断地提出警告：“当我说，需要从模特儿那里模仿一些细节的时候，不应该过于狭隘地，过于从字面上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模仿的程度，首先决定于画家理解的特点。”

我们也不应该“过于狭隘地，过于从字面上”去理解德拉克罗瓦的个别意见；他在那些意见中，似乎与康德的关于艺术的基础，是“无利害关系的享乐”的理论一致的。德拉克罗瓦在这里，不是一般地反对艺术的功利性，而只是反对实证主义者的理解功利性，反对肤浅的道德说教（“过于明显的道德，总是要破坏自由的印象的”）。德拉克罗瓦捍卫另一种远为深刻的、与康德不一样的、对艺术的功利性与必然性的观点，艺术不是通过直接的教学理论与道德说教的道路，而是另一条更加复杂的、间接的，而且同时是实际有效的道路——美与完善的力量，它激起人的“不能作恶的心情”。

在不多的几篇文章中，当然不可能分析德拉克罗瓦所有那些在他的艺术评论中牵涉到的，极其多种多样的艺术问题。

在这篇文章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只想谈一下，这位著名的美术家、思想家的文字遗产的遭遇。

在欧仁·德拉克罗瓦逝世以后，他的遗嘱执行者庇隆，从画家所发表的文章中，选出最有意思的与最可靠的，加上一些书信，以及从他的笔记本与速写本

②《欧仁·德拉克罗瓦，他的生平与他的著作》（Eugène Delacroix, sa vie et ses oeuvres. Impr. Tules Claye, Paris, 1865）。

中发现的零散的短文，加上不曾发表的，涉及艺术理论、哲学、文学问题的零散文章，在1865年编辑出版了《欧仁·德拉克罗瓦，他的生平与他的作品》^②。

但是，庇隆的书印数极少（只有三百册）^③，马上成为藏书学上的珍品。这样一来，德拉克罗瓦的艺术评论遗产，在实际上长期不为广大的读者所知。只是在过了半个世纪，当画家的《日记》与他的大部分书信出版以后，居礼·梅耶尔-格列夫在1912年才出版德文版的庇隆的书（没有序文）^④只是在1923年，埃利·富尔才再出这本书的法文版^⑤。

梅耶尔-格列夫已经考虑到，在他的重版书中有作一些修改的必要，在书中减去了一些已经在《日记》及书信集中为大家所知的短文与书信。埃利·富尔对这本书又进行了更大的修改。富尔把庇隆所发表的材料分成两卷：第一卷中包括德拉克罗瓦的一般艺术论文，第二卷中包括论著名美术家的文章。富尔在第二卷中，不按文章发表的年代先后来编目，而依德拉克罗瓦所写的那些美术家生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这种编目，无疑地提供了顺序地了解书中所写的艺术现象的方便条件；但是，不可能追溯德拉克罗瓦本人的艺术观点的发展——而这一点，确实是更加重要的任务。最后，除了这些纯粹书的结构上的修改以外，埃利·富尔在庇隆的原书基础上，以若干还没有编入的德拉克罗瓦的文章，补充进去。富尔在第一卷中。加进《德拉克罗瓦先生写给教育部长的关于卡芙女士的教学方法的报告》《论美》的初稿，与《在下议院旧宝殿中的绘画作品记述》；在第二卷中加进《论末日审判》（1837年），同时他还抽掉了庇隆版本中收入的《德拉克罗瓦与他的时代》《格罗、席里柯与德拉克罗瓦》等几篇文章。

现在我们根据富尔的版本，翻译我们这本书中所发表的材料。这个版本更加合理地像庇隆在当时所作的那样，按照文章发表的先后编目，集成一册；同

^②在扉页的对面印着：献给欧仁·德拉克罗瓦的朋友们。

^④ 德文本原文为：Eugène Delacroix. Literarische Werke, Leipzig, 1912.

^⑤ 法文本原文为：Eugène Delacroix. Oeuvres littéraires, Paris, 1923（共二卷）。